

## 论宋代歌妓词的创作特色

曹 晖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宋代歌妓不仅以演唱的方式作为宋词主要的传播者,对宋词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也直接地进行词的创作。虽然宋代歌妓词人的作品数量有限,文学成就不高,但却展示了宋代歌妓的精神世界,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宋代的社会文化。从宋代乐妓制度入手,可以分析出宋代歌妓词的创作特点。

**关键词:**宋词;女性;歌妓

**中图分类号:**I2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4)03-0050-04

宋词是在晚唐五代词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在宋代,词的创作和发展十分兴盛,宋代不少女性也进行词的创作,而歌妓作为其中特殊的一类词人,其词作流传较少,大量亡佚。《全宋词》中,虽仅载歌妓词人23位,词作23首(包括一首词同时列在两人名下)和五首残篇,但无可否认的是,歌妓词在宋代词史尤其是女性词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

邓红梅教授在《女性词史》中提到艺妓写词时说:“艺妓写词是女性登上词坛的一个标志,它表明艺妓词人与非艺妓词人实际上齐头并进,共同探索并规定着女性词的题材内容和美感特征。”<sup>[1]</sup>

### 一、宋代乐妓制度下的歌妓词人

在晚唐五代时期,词主要是作为娱宾遣兴之用,词作罢即交予歌妓演唱,以此助兴伴宴。歌妓成为词人词作的主要传播者,因而自晚唐五代花间词人起,就有不少词人流连青楼,与歌妓过从密切,甚至还往来唱和。

至宋代,更是“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宋代商品经济发达,手工业、贸易都十分兴盛。刘莎莎在《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浅析宋代乐妓文化》中这样描述宋代市民经济发展与歌妓制度的联系:“宋代这种全民皆商的社会形态,也造就了乐妓歌馆的商业文化氛

围。”<sup>[2]</sup>宋代的歌妓乐妓制度兴盛,歌妓主要分为三种:官妓(营妓)、市妓(私妓)、家妓。官妓主要与士大夫、官员来往,市妓主要在青楼市井瓦肆之中,而家妓则为富商、显宦等富贵人家所豢养。文人每有好词,即交给歌妓们歌唱;士大夫们宴乐之时,每有唱和之作也当场交给伴宴的歌妓们演唱;许多歌妓为了提升声名,也向当时的一些著名词人如柳永等索词来唱。

在宋代歌妓制度之下,歌妓以唱词为业,对词调的熟悉程度可以想见,其中不乏颇有文才的,则可以自行填词而歌。歌妓不再单纯作为唱词者,而成为词的创作者。关于宋代歌妓词人及其词作的记录散见于传世的词话、笔记、本事集之中,流传至今宋代有名有姓的歌妓词人有:陆游妾、琴操、赵才卿、聂胜琼、严蕊、陈凤仪、盼盼、僧儿、乐婉、整整、刘燕歌、苏琼、谭意哥等。

歌妓词中以官妓词作数量为多,官妓与士大夫往来,通常会不得不进行词的创作。如显贵家中作会,宴请宾客之时,也有令歌妓中有才名者即兴填词的。《古今词话》中就记载有一则赵才卿即兴填词之事:

赵才卿

成都官妓赵才卿,性慧黠,有词速敏。帅府作会以送都钲,命才卿作词,应命立就燕归梁,曰:

细柳营中有亚夫。华艳簇名姝。雅歌长许佐投壶。无一日、不欢娱。

收稿日期:2014-03-23

作者简介:曹晖(1988-),女,江苏盐城人,硕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汉皇拓境思名将,捧飞诏、欲登途。从前密约  
 尽成虚(一作空,空字据《古今女史》补),空赢得、  
 泪流珠。

都钤览之,大赏其才,以饮器数百厚遗,帅府  
 亦赏叹焉<sup>[3]44</sup>。

赵才卿便是在席间侍宴,应命即兴填词。

同样是席间侍宴,歌妓有时也会为了邀恩而  
 填词。一方面这就是她们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  
 也能够提升自己的名气,进而提升身价。《古今  
 词话》中另有一则,说黄庭坚到泸南时,遇见官妓  
 盼盼,在酒宴上作《浣溪沙》一首赠予盼盼,并令  
 盼盼唱词劝酒,盼盼并未唱旧词,而是即席作了一  
 首《惜花容》:

少年看花双鬓绿。走马章台管弦逐。而今老  
 更惜花深,终日看花看不足。座中美女颜如  
 玉。为我一歌金缕曲。归时压得帽檐欹,头上春  
 风红簌簌<sup>[3]32</sup>。

歌妓们除了与士大夫应酬之时会进行词的创作,  
 闲暇之时也会自主地进行词的创作,以表达自身  
 的真实情感,这样的词作中市妓词人的作品较多。

## 二、歌妓词人的创作特点

宋代乐妓制度赋予宋代歌妓词人们特殊的身份,  
 使得她们的词作,与宋代男性词作者以及女性  
 闺阁词人的作品相比,具有其创作的特色。

### 1. 官妓词情感较为逊色而市妓词则真挚

官妓由于多与士大夫们来往,词作多数并不  
 反映自身的真情实感,如上文提及的应命即兴而  
 填词,伴宴邀恩而填词,由于迎送宾客的情势所迫  
 及其身份所限,作这些词时,她们并没有将之作为  
 自己生活的反映,邓红梅教授认为她们是“缺少  
 以文学表达自己真情实感的心理自觉”<sup>[1]54</sup>。故  
 而她们的词作在情感上较为逊色。

如苏琼所作的《西江月》:

韩愈文章盖世,谢安性情风流。良辰美景在  
 西楼,敢劝一卮芳酒。记得南宫高第,弟兄争  
 占鳌头。金炉玉殿瑞烟浮,高占甲科第九<sup>[3]132</sup>。

这样的作品已经是纯粹的应酬之作,表达的  
 内容只有对新任地方官的奉承。即便并非是伴宴  
 之作,而是赠人,身为官妓多半是赠予士大夫,表  
 达自己对此人的眷恋、爱慕之情的作品,在感情  
 上也略为逊色。如,陈凤仪的《一络索·送蜀守蒋  
 图》:

蜀江春色浓如雾,拥双旌归去。海棠也似别

君难,一点点、啼红雨。此去马蹄何处?沙堤  
 新路。禁林赐宴赏花时,还忆著、新楼否<sup>[3]215</sup>

在语言艺术方面这首词可算佳作,但在感情上,  
 显著的卑下柔弱的地位被动的处境,使得词中表  
 达的眷恋和爱慕之情的真实性受损,这首词较之  
 于赠予对方表达自己真情之作更像是迎来送往敷衍  
 邀恩之作。

而与官妓的词作不同的是市妓的词作体现的  
 感情显得浓烈而真挚。虽然歌妓的身份使得她们  
 未必在感情上比官妓有更多的主动权,她们和她  
 们来往的对象之间也有身份的差距,但是因为这  
 样的身份差距没有官妓和士大夫那样的悬殊,也  
 不像官妓会被士大夫们要求以词作来迎来送往唱  
 和,所以她们进行词的创作是有一定的自主权的,  
 故而更能反映她们自身的真情实感。譬如《古今  
 词话》记载:歌妓聂胜琼和李之问相恋,李之问将  
 行之时,聂胜琼相送,在莲花楼宴饮时,聂胜琼唱  
 一词,末句“无计留君住,奈何无计随君去”,李之  
 问就又留了月余。但是李家中催他归家甚急,还  
 是不得不别。不旬日,聂胜琼就作一首《鹧鸪天》  
 寄予李之问:

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  
 唱阳关后,别个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  
 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  
 儿滴到明<sup>[3]44</sup>。

这首词描写的情也是被动的,离别之悲也是柔  
 弱的,但却可以从中读出聂胜琼对李之问的眷  
 恋情深。

### 2. 往往以感怀身世和男女离别为主要题材

除了题材内容往往不能让她们自由发挥的应  
 酬之作之外,歌妓们也有自己的爱情生活,但是  
 歌妓身份特殊,她们的爱情往往是没有那么好的  
 结果,常以离别收场,所以她们常有表达自己与  
 情人之间感情以及离别之悲的词作。如上文提到  
 聂胜琼的《鹧鸪天》就是一例。另有乐婉的《卜  
 算子》:

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泪滴千千万万行,  
 更使人愁肠断。要见无因见,了拼终难拼。  
 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sup>[4]1044</sup>。

乐婉此作抒写的是她与情人之间的深情,却因  
 她身为歌妓,在感情上无法自主的悲苦无奈,只  
 能寄望于来世。

另外,歌妓的身份决定了她们身世零落,自己  
 的归宿不能自己做主。家妓就是主家家中的物

品,而官妓与士大夫的交往也受到严格的约束。所以歌妓词人的词作中,感怀身世也是较为主要的题材。

周密的《齐东野语》卷十二就记载了天台一位叫做严蕊的营妓,琴棋书画、歌舞丝竹、吟诗作词样样精通,颇受当时的天台太守唐与正的欣赏。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名妓才女,却受到了朱熹的拷打:

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搃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捶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鞠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诬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sup>[5]376</sup>。

严蕊身为女子,不过是被怀疑和太守唐与正私通,就要反复受杖刑,关在牢中。可见宋时对官妓的私生活管束是特别的严格的,若逾矩,处罚也是相当之严。而严蕊也有词作《卜算子》感怀身世: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sup>[4]1677</sup>。

这首词道尽了才色双绝的名妓严蕊零落风尘的辛酸和希望能够获得自由,最终能有好归宿的美好愿望。

又如辛弃疾的家妓整整,居然被辛弃疾作为诊金送给了医生,整整就曾有感怀身世之作《好事近》:

医者索酬劳,那得许多钱帛?只有一个整整,也盒盘盛得。下官歌舞凄惶,剩得几枝笛?觑着这般火色,告妈妈将息<sup>[6]</sup>。

整整在词中以自嘲的口吻,表达出了自己作为家妓身不由己,只不过作为一个物品,任人赠送买卖却无法自主的无助与悲哀。

### 3. 风格独特,抒写真情实感之作和文人男子作闺音之作相比别有风味

宋词之中,女子作品毕竟少,还是男性词人之作体量较大。文人词作中有不少是男子作闺音之作,从晏殊的“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玉楼春》)到苏轼的“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浣溪沙·春闺》),从欧阳修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蝶恋

花》)到王安石的“红笺寄与添烦恼,细写相思多少。”(《谒金门》)都是以女子的身份,以女子为第一叙事主人公来创作的词作。

这样的作品和真正是女词人创作的作品其实是不同的,女子抒发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而男子作闺音则是身为男子想象女子的心情,很难做到感同身受。

作为歌妓这个女性中的特殊群体,她们创作的抒发自己真情实感的作品,和文人以她们的口吻创作的作品读之有显著的区别。她们创作的作品,生动真实地表达出了女子尤其是青楼女子心底的感情活动。

譬如同是相思离别的题材,即便是和歌妓们过从甚密的柳永写来也还是柔弱哀怨娇嗔,如《定风波》词云: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髻。终日恹恹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sup>[4]21</sup>。

柳永此作已然是男子作闺音中比较靠近女子的口吻的,多少有娇嗔任性的个性体现出来。其他词人所作,未免都是柔弱哀怨缠绵。

但是真的歌妓词人把相思离别的题材写来却是另一番风情,如歌妓僧儿的《满庭芳》词云:

团菊包金,丛兰减翠,画成秋暮风烟。使君归去,千里倍潸然。两度朱幡雁水,全胜得、陶侃当年。如何见,一时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烦。梳洗懒。寻思陪宴,把宴湖边。有多少、风流往事萦牵。闻道霓旌羽驾,看看是、玉局神仙。应相许,冲云破雾,一到洞中天<sup>[3]163</sup>。

其感情的抒发非常的直率有力。和柳词一样体现的是对爱情的追求和对二人幸福生活的希冀。但是柳词是相当的缠绵恬淡的,僧儿此作却是完全不同,她感情的表达是强烈的,不管是对离别的伤感甚至是哀痛,还是对幸福生活的希冀还是渴望都是强烈而鲜明的。

### 4. 语言浅近,率真直白,反映民族融合

歌妓词人尤其是南宋的歌妓词人的作品,语言浅近,十分口语化。如上文所引整整之作,通篇用口语,已难见刻意雕琢安排的痕迹。再如《齐东野语》卷二十载严蕊之作《如梦令》: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

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sup>[5]376</sup>。

语言通俗活泼,直白率真,用字布局也十分的巧妙,可见歌妓词人对词这一文学样式的熟稔。

洪迈守会稽时,会稽歌官调女子洪惠英在席间作《减字木兰花》述怀:

梅花似雪,刚被雪来相挫折。雪里梅花,无限精神总属他。梅花无语,只有东风来作主。传语东君,且与梅花作主人<sup>[4]1491</sup>。

此作通俗有趣,虽是当时南宋最为流行和常见的咏梅题材,却可见其遣词之新意,更能看出此作与当时金国的诸宫调语言风格有相近之处。

而南宋蜀中无名氏歌妓的《鹊桥仙》更有元代散曲的风格:

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工夫咒你<sup>[5]195</sup>。

歌妓词中这些同时期少数民族通俗文学样式的痕迹,体现了民族融合对词创作的影响,然而这样的影响在同时期的宋代文人词、闺阁词中是不多见的。

词作为宋一代之文学,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歌妓词在宋词中虽数量不多,绝妙之作更少,但仍具有其特殊的地位。宋代乐妓制度下的歌妓,处在社会的底层,却与宋代文人交流密切,其词作一方面可以作为宋代文人词的补充,另一方面对展现宋代社会文化也具有一定价值。

#### 参考文献:

- [1] 邓红梅. 女性词史[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52.
- [2] 刘莎莎. 风暖繁弦脆管, 万家竞奏新声——浅析宋代乐妓文化[J]. 山花, 2013(2): 165 - 166.
- [3] 唐圭璋. 词话丛编: 古今词话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4] 唐圭璋. 全宋词[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5] [宋]周密. 齐东野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6] 龚斌. 情有千千结——青楼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1: 43.

## A Brief Analyz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isha Poets' Song Ci Poetry

CAO Hui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geisha took part in the inditement of the Song Ci poetry as well as transmit it as singers. Though the quantity of their works and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 are both limited, the inditement did show the inner world of the geisha in Song Dynasty and the social culture at that time. With studying the system of geisha in Song Dynasty, we can make a conclusion about th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isha poet group.

**Keywords:** the Song Ci Poetry; the female writers; geisha

(责任编辑:李 军)